

春 回



廖韻芳

民國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生

台灣省雲林縣人

現職 /

私立東南中學教師

短篇小說佳作
廖韻芳

車子沿著山路蜿蜒上山，公婆一路沈默，曼君也擠不出什麼話題，幸好有小中的吱喳，偶而打破沈悶的空氣。曼君偷溜一眼明剛，他小心翼翼把著方向盤，一臉僵硬的線條，分不清究竟是緊張？內疚？或是不快？其實，搬到養老院來住，是婆婆的堅持，曼君勸過幾回，婆婆總以「對大家都好」來寬慰曼君。轉向公公談起，公公如父親般慈祥：

「你白天要上班，晚上又得侍候老的，招呼小的，短時間可以勉強應付，長期下來，會拖垮自己的身子。我們還在香港的時候，就聽說台灣的養老院辦得很好，收費也很合理，這是工商社會的新趨勢，怎麼你倒比我們守舊？如果有親戚嚼舌根，就任他們說去，反正日久見人心。」

曼君倒不是怕什麼閒言閒語，只是從一家家細看開始，到選定郊區這家養老院為止，心裏一直充滿矛盾。和同事談起此事，許多人的反應是訝異，也有人說這的確是新趨勢，還列舉不少名人的父母為例，強調他們都生活得很好。曼君做過不少心理建設，却仍卸不去那份惦記與不安。

車子拐個彎，「安康養老院」的招牌便在眼前，一戶戶小平房坐落在枯黃的山坡上，微顯出蕭瑟的冬意。幸而車子停下以後，溫煦的冬日綻出笑臉，才為山上帶來些生氣。曼君放眼四望，有幾位老人在小徑上散步，也有些在樹下擺在棋盤，作無聲的廝殺。四周靜悄悄地，和市區川流不息的人潮形成強烈對比。曼君心想：也許公婆正是喜歡這裏的悠閒。

幫忙明剛取下輪椅，曼君推著婆婆往上走。公公沿途介紹：

「遠處那一棟是圖書室，再過去是交誼廳，裏頭有乒乓球桌，撞球枱。這裏的設備挺不錯，會獨立的生活空間，又有彼此聯誼的場所。」

婆婆隨著公公的說明，一路用拐杖東指西點，臉上不時露出好奇：

「後頭那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網球場。」

婆婆輕輕感慨：

「唉！走都走不動了，網球場有什麼用？」

公公鼓勵婆婆：

「這裏的空氣好，人也比較少，有的是走動的地方，常常走一走，妳一定會恢復得很好。」

婆婆微微點頭。曼君看她精神不錯，心裏才開朗些。安置好廚具、寢具……等日常用品後，又忙著洗洗刷刷，一直到了下午才弄妥當。臨下山前，婆婆拉著小中說個不停：

「晚上別踢被子，三餐都要吃飽，下禮拜記得來看爺爺、奶奶。」

小中和爺爺、奶奶同住半年，也十分捨不得。上車以後，還搖下車窗，拼命揮手。看著公婆的身影愈來愈小

，終至消失，這半年來的點點滴滴，清晰得在曼君眼前浮起。

×××

×××

×××

和明明結婚十二年，曼君沒有公婆同住過幾天。公公大半生都在香港，九個兒女裏，有五個在香港的學術界、工商界各有成就，三個移民到美國。只有明明在大學時代回國念書，畢業後當公務員，就在台灣生了根。對這個兒子，做媽媽有時會無限憐愛地嫌兩句：

「就像做糕餅的模子啊！印一個、兩個還很清楚，印到第九個就模糊啦！長得沒哥哥、姐姐體面，個性也沒他爸爸精明，不過，忠厚孝順倒是強過他們。」

明明隔二、三年回香港一趟。曼君的工作時間配合不上，總共只去過兩回。第一回去，小中剛會走路，婆婆把曼君當客人，非但不讓曼君下廚，臨走時，又是棉襖、又是玉石全送給曼君，還塞滿滿一箱糖，說是讓小中記得爺爺、奶奶的一片心。第二回去，婆婆不知怎麼坐上輪椅，中、西醫找遍了，全查不出她腿麻的毛病。大姑、大伯們輪番請客，簇擁著公婆進進出出。婆婆堅強的很，一點也看不出受病折磨。曼君覺得該盡做媳婦的責任，主動對明明提起：

「爸媽想不到台灣住？」

明明搖頭：

「他們在香港住慣了，又有哥哥、姐姐照顧，還是在這裏治療比較合適。」

那一年，明明回去香港三趟。最後一次帶來令人振奮的消息：婆婆找到一個針灸醫師，兩腿逐漸恢復知覺。有一天，公公打電話來：

「你媽可以走路了，只是不能走太遠。等她完全恢復，我打算帶她出國旅行，第一站就去台灣。」

就在公婆籌畫旅行時，香港九七大限突然成為熱門消息。剛開始情勢混沌未明，明明試探曼君的反應：

「如果爸媽到台灣來住，這裏的媽？」

曼君知道明明的顧慮，自從爸過世以後，娘家的媽輪流在么妹和自己這裏合住。么妹的性子倔，常惹得媽生氣。這一年多來，媽搬來和自己住，不但老人家有個伴，小中下課回來，也有媽照應，如果公婆真來，怎麼向媽開口？曼君思索許久，回答難免有氣：

「反正由你作主，誰讓我命不好，生做女人。以前也是你說他們不來，我才請媽來住，現在叫我趕媽走，我才不要。」

明明嘆口氣：

「三哥也在勸爸媽到美國去，再觀望一陣吧！爸媽不一定會來。」

此後，消息一直反反覆覆，婆婆有時答應去美國，有時又說要留在香港。這些電話聽多了，媽早猜出是怎麼回事。趁著明明不在，悄悄叮囑曼君：

「我知道妳對我是一片孝心，可是，女孩子總要以夫家為重，妳要主動打電話，請公婆來同住，否則，他們不好意思開口的。」

曼君含著淚，心裏就是不甘心。媽又說：

「別擔心我，我住老么那兒，或是回老家都可以。」

曼君被媽催過幾回，只好打電話過去，婆婆的回答挺客套：

「小剛和妳都是吃死薪水的，如果請個傭人，得去掉你們一半家用。我告訴小剛，我們的花費全由自己開銷，他又堅持不肯。你說：我怎麼忍心去增加你們的負擔？」

「我和明明商量過，請個半工的傭人，只要料理你們的中餐，做點簡單的家事，花費並不大。」

婆婆又說了些不想干擾小家庭的話，不過，曼君知道她的心已經活絡起來。做最後決定的是公公，當英國向中共屈服時，公公立刻打電話過來：

「我決定回台灣去，你們趕緊準備房間，請傭人，越快越好。」

確知公婆回來的日期後，媽就開始收拾行裝。明明忙著找人重新粉刷，曼君唯恐婆婆嫌自己懶散，幾乎把廚房刷掉一層皮，又四處打聽可靠的工人。有時忙得昏天黑地，脾氣難免暴躁。明明了解曼君的心情，倒是處處讓她。曼君想起此後再不能和媽同住，心裏彷彿失落什麼。死求活求，媽才答應住到公婆回來的前一天，送媽到么妹家時，媽仍舊不放心，殷殷叮嚀曼君：

「記住！要把公婆當做自己的爸媽，有緣才能成一家人。如果婆婆說妳兩句，妳就當是我在罵妳，那有母女不起爭執的？可是，對婆婆千萬別頂嘴。母女吵架，兩分鐘就雨過天青；如果是婆媳起磨擦，一輩子都彌補不了。」

曼君點點頭，也暗下決心：要做個好媳婦。所以，從接機那一刻起，曼君就開始小心翼翼的生活。

接機時的緊張，曼君至今回想起來，還覺得可笑。小中平時調皮慣的，在機場安分不到三秒鐘，就蹦蹦跳跳後，不停追問：

「爺爺、奶奶會給我什麼禮物？」

常聽明明提起：婆婆特別注重孩子的教養。從懂事開始，就要學習應對進退。吃飯時，長輩還沒上桌，孩子絕不准舉箸，起床、睡覺都要道早問好，完全依舊式大家庭的規矩。曼君正好相反，外祖父曾在五四運動時代至大陸遊學，民主的觀念使媽有充分發展自由，同樣的，媽從小也不給孩子訂什麼規矩，總要求孩子自尊自重。婚後只有小中一個孩子，寵固然難免，不過，小中的充滿主見，有時流於跋扈，多半還是因為曼君主張給孩子自

由和思考的權利。

曼君唯恐婆婆嫌自己沒把孩子教好，開始對小中的調皮在乎起來。

「不許向爺爺、奶奶要禮物，那才是最不禮貌的行為。」

小中嘟著嘴，兩條腿交叉晃來晃去：

「好嘛！好嘛！」

「坐好！別這樣沒規沒矩。」

小中嘟嘟囔囔：

「好嘛！好嘛！那麼兇！」

「還敢頂嘴，奶奶來了，瞧你還敢不敢？」

明剛看出曼君緊張過度，輒聲化解：

「小中是孩子輩的老么，媽疼他都來不及，你別指望媽會兇他。」

明剛料得果然沒錯，安頓下來以後，公婆對小中呵護有加，非但不曾責罵，反而處處護著小中。小中仗著爺爺、奶奶當護身符，幾乎整晚賴在電視機前面，由卡通、歌仔戲直看到連續劇結束。曼君曾和小中約法三章，平日只准在新聞時間開機，週末才能看消遣性節目，對小中的不知自制，曼君難免疾言厲色：

「快去洗澡，洗過澡做功課。」

小中如釘子釘在婆婆身邊，婆婆非但不說他，反倒找理由：

「讓他陪陪我吧！你們都不看電視，難得小中孝順，我眼花的地方，他還講給我聽。」

眼看小中露出勝利的笑容，曼君足足嘔一個晚上。好不容易覷個空，向明剛抱怨：

「媽老是護著小中，他越來越不聽話了。」

明剛的話竟是一記回馬鎗：

「媽說你對孩子太兇，將來怕會不親。」

曼君覺得好委屈，又想像如此放任小中，將來難免無法無天。情緒沒處發洩，忍不住掛個電話到么妹那裏，劈哩叭啦發一頓牢騷。媽輕描淡寫，幾句話就解開曼君的心結：

「妳該換個角度來想：婆婆是疼小中，愛妳的孩子，妳還有什麼不高興呢？小中放學回來，家裏有兩老等他，他比其他的鑰匙兒幸福多了。」

「媽，以前妳在的時候，小中有人照應，也很有規矩……」

「小君，年輕人要向前看，現在一道住的是公婆，妳就不要老是拿從前來比，又不是像我們七老八十了，只好整天活在回憶裏。」

媽的話讓曼君莞爾，也聯想起婆婆的另一個毛病——愛說瑣瑣碎碎的往事。以前到香港時，挺愛和婆婆聊天，婆婆擅長描述情境，小自過年用豔紅描金絲的桌罩，大至明剛和自己結婚時，她是如何張羅一切，曼君全聽得津津有味。可是，同住以後，曼君只求擁有一點自己的時間，再也沒這樣的心情。公公清早出去打拳，每晚練字、習畫，也愛養兩盆花草，有他自己的生活天地，只有婆婆偃促在小空間裏，最大的興趣就是聊天，嚴格說來，也不算聊天，只是找兒孫、媳婦來當她的聽眾。從前，曼君下班回來，忙過家事、小中的功課後，多半有一個小時左右，可以翻翻報紙、看看雜誌。現在呢？碗筷還沒洗好，明剛已經來催了。

「媽說電視沒什麼節目，我們陪她聊一聊。」

有時候，曼君真氣自己的記性太好，婆婆才開口講一個字，曼君便知道下面要播放的是那一卷錄音帶。

「大戶人家有一定的規矩，我服侍自己的公婆時，早晚都得端洗臉水到老人家房間，當然啦！家裏傭人多的，可是，這種事情哪能差個傭人做？自己試溫度，才不會燙著老人家。」

「現在的傭人真沒規矩，一條抹布擦桌子兼抹廚具，甚至拿來擦窗戶，唉！時代不同囉！從前要是丫頭這麼做，早就她家裏帶回去管教。」

曼君聽得懂婆婆的絃外之音，只是這年頭傭人難找，巴結唯恐不及，哪能輕易談什麼解僱？劉媽媽是托同事找來的，說好只煮中飯，做一點簡單的整理工作，她每天打理的乾乾淨淨，也能依婆婆的規定，準時在十二點開飯，加上說話客氣有禮，也念過幾年書，以曼君的標準來說，算是個好傭人，偏偏婆婆頗有微詞：

「這劉媽是個基督徒，我每逢初一、十五吃素，妳可要叮嚀她：鍋子、碗盤都得刷乾淨，不能沾一點油腥。」

曼君吩咐過劉媽媽，她保證會注意，還特別擬好素菜的菜單，請曼君過目。曼君以為天下太平了，不料兩個月後，劉媽請辭：

「太太，我媳婦過兩天要生，我得幫她坐月子，沒辦法再幫你做。」

突然冒出個媳婦，曼君知道事有蹊蹺：

「你是不是嫌工資太少？我一個月加妳五百好不好？或是一千？」

劉媽媽吞吞吐吐：

「不是啦！您對我很好，我不介意錢多少。」

曼君再三追問，劉媽才說理由：

「老太太好像對我不滿意，我滿回煮飯，她都搬張椅子坐在我後頭，指揮我先下蔥、後下薑，還要注意量多少時間。今天她盯著我刷鍋子，我多加一點沙拉脫，她就嚷起來：這東西要是沖不乾淨，會毒死人的。」

其實都是芝麻綠豆大的事，曼君勸不得婆婆，只好任劉媽辭職。仔細想想，劉媽是念過書，才比較有受尊重

的要求。第二回找傭人，曼君開出的條件是：一定要信佛，最好不識字，結果找來了阿福孀。

阿福孀六十開外，本來住在南部，這兩年才搬到台北。她和婆婆很談得來，奇怪的是：她不識字，却會背不少經文，婆婆跟著她學經文，早晚都拿著佛珠，一聲聲念佛。阿福孀待足兩個月，是曼君耳根較清淨的時期，正在慶幸得人時，婆婆突然對阿福孀有新發現：

「曼君，妳仔細找一找，有沒有掉什麼東西？」

貴重的東西向來擺在保險箱，曼君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好丟的。婆婆眼睛却利的很：

「她每天回去時，都要拎個小包，我看是偷我們的洗衣粉，也可能是菜。」

偷是個大罪名，曼君不敢隨便誣賴。婆婆却三番兩次叫曼君辭退阿福孀，曼君左右兩難，找明明去溝通。明明才講一半，就讓婆婆訓一頓：

「你們就是老實，連傭人都敢欺負你。我過的橋比你走的路多，我還會看走眼嗎？拿洗衣粉是小事，萬一趁你們不在時，勾結外賊來搶我們，我和你爸的命都保不住。」

這麼大的帽子壓下來，曼君再也不敢遲疑。正巧寒假到來，便以自己要侍奉公婆為由，辭退了阿福孀。

阿福孀走後，婆婆也不再念佛。曼君看老人家每晚在電視機前打瞌睡，心想港劇或許能引起她的興趣，便用明明和自己的年終獎金，買了一架錄放影機。開機那天，婆婆興奮得很，直叫書房裏的公公，一道出來看武俠劇，人前人後，也猛誇曼君的孝心。

過年前，是婆婆最快樂的時光。曼君可以從容運用整天的光陰，為老人家燉些火候十足的菜，也按照婆婆的規矩，做些年菜來應景。婆婆看那一小鍋滷菜，又憶起往事：

「從前過年哪，家裏客人川流不息，我都是拿大水桶來裝滷菜，把門板拆下來，一道道菜就擱在門板上，放在通風的地方，那香味可真是傳徧鄰里。」

「家裏隨時都擺幾桌麻將，伯伯、仲剛：他們陪我玩，虧他們孝順，總是假裝輸給我，逗我開心。」

曼君漸漸摸清婆婆愛熱鬧的脾氣，大年初一，約好明明的表姑、表姑丈來陪婆婆摸兩圈，本來算好公公也是一脚，沒想到公公不肯上桌：

「以前是應酬打一打，現在一把老骨頭啦！還不圖個清閒。」

婆婆掃興得很，當著客人的面，數落起公公：

「我跟你吃一輩子苦，老來享享清福，你就非要和我作對？」

明明一看氣氛不對，只好出來打圓場：

「我陪媽玩玩吧！」

婆婆一玩上了癮，拖著明明他們玩通宵，小中也整晚跟在麻將桌旁，糖果、瓜子吃個不停，鑽在廚房裏時，

曼君倒沒什麼特別的感受，等靜下來時，稀哩嘩啦的洗牌聲格外刺耳。眼看屋裏煙味瀰漫，明剛兩眼佈滿血絲，曼君忍不住心痛，也難免懷疑：原來那個寧靜安謐的家，究竟到那裏去了？

過年後接著開學，曼君偷偷把牌桌搬到儲藏室，婆婆問過幾回，曼君說不出心中那股強烈的排斥感，只好支吾以對。婆婆大概也猜出一、二，絕口不再提起。曼君心裏有些愧疚，二、三天就到店裏挑些新的錄影帶，婆婆看了幾天，漸漸興味索然。曼君開學後，再度回到沒力氣思考的日子，也就懶得去多問婆婆的心情。

家裏新請的傭人叫阿秀，四十幾歲，手脚利落，也挺愛乾淨。不知為什麼，婆婆一見到阿秀，就訂出一條規矩——如果公公在屋裏睡覺，不准阿秀到房裏打掃。曼君心想：畢竟是幾十年的老夫妻，婆婆要比自己細心體貼得多。有一回，婆婆逮到阿秀沒遵守她的規定，氣得打電話到曼君學校。

「這個女人不可靠，妳立刻再去找人。」

半年換三個傭人，曼君有些不勝其煩：

「媽，阿秀只是半工，她不能一直守在我們家。她向我保證過：她會很小心，不會吵醒爸爸。」

「你們年輕人不懂啊！孤男寡女處在一個房間，成什麼體統？萬一她拿這個要脅妳爸，那還得了？」

想想公公都有八十幾了，曼君簡直覺得啼笑皆非。回家對明剛提起，積壓許久的埋怨，全部都爆發出來：

「媽藉換傭人來表現她的權威，一點也不考慮我的難處。這些人全是我託人找來的，萬一她們出去說我苛薄，我到底還要不要做人？她老是活在過去威風的回憶裏，拿她從前侍奉婆婆那一套來要求我，弄得我是一點自我都沒有。她為什麼不比一比？從前是大戶人家，我們現在是靠薪水過日子，從前是農業社會，現在人類都上月球啦！如果不改變，會被淘汰的。」

明剛光聽曼君抱怨，一句話也不答。曼君最氣他悶葫蘆一樣，劈哩叭啦又是一頓罵：

「你老是悶不吭聲，推我去當擋箭牌。以後你負責找傭人，我再也不管這些煩死人的事。」

明剛等曼君發洩夠了，才平靜接腔：

「我知道妳受很多委曲，可是，爸媽也在做調整啊！就拿打牌的事來說，妳堅持收起牌桌，媽也不會說什麼。爸的適應性比較強，他是能屈能伸，隨遇而安。媽比較固執，其實，她也並不是無理取鬧。從前是有一個了頭，和……和……」

明剛說不出口，曼君只好猜測：

「爸曾經對不起媽？所以，媽到現在還缺乏安全感？」

明剛默默點頭，曼君突然發現：自己對葉家的了解，真是少得可憐。

「是真有其事？還是媽在瞎疑心？」

明剛遲疑不答，其實，答案已經昭然若揭。

「難怪爸爸處處都讓著媽，原來是在彌補。」

明剛補充：

「聽說那個女人後來去了美國，這也是媽堅持不到美國的原因。」

知悉這個秘密以後，曼君能體會婆婆的心境，決定辭去阿秀。阿秀才走，婆婆就提出要到养老院的要求。

乍聽婆婆的說法時，曼君幾乎手足無措。記得高中去過一次养老院，那些孤苦的老人坐在角落裏，眼神茫然望著前方，彷彿生命已經沒有一絲盼望和光采。有一個老人特別喜歡曼君，緊緊拉著曼君的手，口裏伊伊啊啊說不成句。看著他的口水流到下巴，曼君竟無端地恐懼起來，抽回手時，覺得自己好狠心。匆匆逃出那塊地方，再也不會進去過，但是，那老人渴求的眼神，却不時在眼前出現。曼君曾多次猜測他的過去，是轉戰過大江南北的老兵？是妻兒陷在大陸，堅持不娶的情癡？或只是兒女不孝，未曾負起奉養的責任？無論如何揣想，曼君都不能相信兒女成群的婆婆，竟要在养老院度過餘生。

不僅曼君難以接受，明剛的反應更為激烈：

「養老院過的是團體生活，你們年紀這麼大，怎麼能再受這種束縛？」

曼君很想了解真正的理由：

「媽，是不是我做得不夠周到？如果您有什麼不滿意，我會盡量改正。」

婆婆的回答很理智，一點也不像嘔氣：

「你們別把養老院想得那麼可怕，我仔細考慮過，那裏對我們最適合。第一：不必再為傭人的事煩惱。第二：我的腿不方便，住這種公寓房子，就好像關在籠子一樣，還不如住的郊區，可以自由自在。」

「我們想辦法換房子，找個一樓或有電梯的大廈……」

明剛還沒說完，公公就表示反對：

「你們現在住的很好，何必這樣折騰？如果搬家，小中就得轉學，曼君和你上班也不方便。我知道你們一時難以接受，換個角度想，就不會這麼難過啦！從前二、三年見一次面，現在每個禮拜都可以去看我們，不是很好嗎？」

雖然公婆的態度很懇切，曼君還是覺得不對勁。抽空到公妹家一趟，就為了和媽談這件事。幾個禮拜不見，媽的房間掛滿國畫，曼君進門時，媽正架著老花眼鏡，在仔細調墨。

「媽，您在幹嘛？」

媽摘下眼鏡，看來好像比以前年輕些。

「學畫，消遣消遣。」

曼君仔細欣賞那些畫，突然羨慕起大嫂來。如果自己有这样心境年輕的婆婆，該有多好。偏偏大哥、大嫂不

知惜福，出國就不再回來了。

「媽，如果我婆婆能找個興趣來寄託，就不會整天無聊，老想些奇怪的念頭。」

「又來了！我告訴過你多少回，兩個人當然有不同的個性，別老是拿我比你婆婆。我才七十一呢！當年她這年紀時，還不是活躍的很，不曾給你們什麼負擔。」

碰一個軟釘子，曼君有些快不快。媽攬過曼君，拍一拍她：

「怎麼啦？又有什麼委屈？」

曼君也弄不清這算不算委屈。

「他們要搬到養老院。」

曼君本以為媽很開明，會贊同公婆的決定，沒想到媽却責備自己：

「怎麼回事？一定是妳做得不好，她心裏不滿。」

其實曼君心裏也怕這個答案，却拼命搖頭否認：

「不是，她說不是。」

媽抬頭盯著曼君，彷彿要看穿曼君的心：

「妳並沒有努力去了解原因，因為妳不想去遷就他們，對不對？」

曼君有些心虛，只能喃喃否認：

「我沒有。」

「回去問問明明吧！母子連心，他會曉得的。」

為了媽的話，曼君幾乎徹夜失眠。細數這一段日子，真是處處都在遷就，以前最愛聽音樂會，最愛趕晚場電影，如今怕公婆不悅，都得忍痛割捨。以前用乾衣機多方便，婆婆堅持衣服要日曬，而且，洗衣的規矩多如牛毛，男女衣服得分開洗，而且，內衣翻裏晾，外衣翻外曬，搞得連洗衣也像作戰。飯菜更要迎合老人家的口味，天天吃的都是又黃又爛的蔬菜，小中正是發育的年齡，最近一餐吃不下半碗飯，是不是也對這些菜倒盡胃口？

一絲一絲挖掘，心裏真實的感受逐漸抬頭，曼君對潛意識裏解脫的期許，有輕微的罪惡感。莫非公婆也發覺自己的想法了？曼君猛然起身，搖醒明明：

「爸媽不會無緣無故想去養老院，他們一定對我有不滿。」

明明別過頭去，曼君扳過他來：

「你說清楚，如果人家都在後面說我不孝，至少也該讓我知道。」

夾在兩個女人中間，明明顯然很為難：

「也沒什麼大不了，媽只是說：我們都不願陪她聊天，她住到那裏都一樣。」

曼君擁著棉被，却覺得心裏好冷。這半年來戰兢兢度日，最後落得的還是批評，那又何必呢？

第二天，婆婆又提到到養老院的事，曼君非但不再阻止，還表現得很熱絡。她和明剛先跑了十幾家，了解環境、費用以後，再挑四家請公公去參觀，公公最後選定這家醫生開設的安養院，也帶婆婆來看過，婆婆沒什麼異議，事情便成定局。

收拾行李那幾天，婆婆出奇沈默。曼君心裏掙扎得厲害，却不肯有絲毫洩露，一直到送他們上山後，回到家裏，曼君的心都是沈甸甸地。

×××

×××

×××

第一次上山去看老人家，曼君特地做了一些他們愛吃的菜，又買許多糖果、蜜棗之類的零食。還沒走到公婆住的小屋，老遠就望見婆婆拄著拐杖等在門外。小中飛奔過去，婆婆緊緊摟住他，連聲喚「乖孫子」。又拉著小中細瞧，一會兒說他瘦了，一會兒又說他黑啦！公公說：

「你媽五點不到就起床，進進出出也不知道跑幾趟，嘴裏更是叨念個不停，我看你們再不來，耳朵都要長繭囉！」

婆婆白公公一眼：

「我想他們，才不像你那麼無情。」

曼君把帶來的零食拿出來，婆婆高興得很，忙叫小中拿去分給左右的老人們。明剛問起二老適不適應，公公搶著回答：

「很好，待會兒我帶你們見見這裏的鄰居，他們都很愛熱鬧，經常來串門子。」

曼君關心婆婆的腿：

「吃的還好嗎？我拜託過廚房，請他們弄清淡一點，太鹹對您的腿不好。」

婆婆提起這裏有定期的健康檢查，飲食也都有適當的控制，曼君放心些。在聊天時，婆婆不時溜著門外，曼君知道她是想小中：

「這孩子一來就野得見不到人影，我去找他回來。」

曼君踏出門，望見小中扶一個老先生過來，嘴裏不停叮嚀：

「吳爺爺，小心走。」

吳老先生用力撐著拐杖，一步一步慢慢挪移，曼君上前攙他，扶到公婆房裏時，老先生已經有點氣喘。公公介紹明剛給吳老認識，吳老拉一拉明剛：

「如果當年讓老伴跟出來，我的孫子都有這麼大了。」

又是一個妻兒陷身大陸的老人，曼君很難過，却不知如何安慰他。幸虧公婆猛找話題，氣氛才又轉過來。吳老待半個鐘頭離去，他前脚才出門，婆婆就感慨良多：

「怪可憐的，自己一個人孤苦無依，偶而會有學生來瞧他，唉！學生那比得上自己的兒女貼心？」

陸續又來幾個人閒聊，婆婆對其中一對老先生、老太太最有興趣。

「他們是在院裏認識的，自個兒的老伴都過去啦！最近走得很勤，說不定會請我們喝酒呢！」

看婆婆神采飛揚，又恢復從前的活力，曼君暗自推翻部分同學的臆測。他們說眾多老人住在一起，會使心情黯淡，看來是多慮了。

在院裏待一天，婆婆也足足講一天的話。臨走時，曼君怕風大，請公婆不必出來，公婆忽然沈下臉來：

「我要送送，這一走又是一個禮拜，為什麼不叫我送？」

曼君忙推小中去親親奶奶，小中嘴甜的很：

「爺爺、奶奶再見，下禮拜我帶照片給奶奶看。」

下山時，曼君根本不敢回頭，怕的就是背後那雙落莫的眼睛。

×××

×××

×××

剛恢復三個人的小家庭時，曼君有些不適應。一、二個月過後，才真正體會那份自由，一年前的念頭逐漸又回到腦子裏。

這天，剛上過山回來，公婆的日子一樣平靜，院裏除了那對老情人結婚以外，也沒什麼變化。曼君以為：這是和剛剛商量的好時機。

「小中一個人挺寂寞的，老是吵著要有一個伴。」

明明沒什麼反應，曼君摸不清他的想法。小中三歲左右時，明明曾渴望再添個寶寶，那時是自己被小中磨怕了，堅持不肯。幾年下來，小中大了，有時看到剛出生的嬰兒，就有衝動想去逗一逗。再有倘孩子的想法，是在公婆來以前成形，後來忙得暈頭轉向，只得擱在一旁。現在重提，是很好的時機，為什麼明明不如預期的高興？

「妳以前不是很想要小孩？」

明明翻著報紙，頭都不抬：

「現在不想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明明的答案竟是反問：

「妳以前不是不想要小孩？」

「我的想法變啦！爸爸去世那段日子，要不是我們有三個兄弟姐妹，那能撐得過來？我常憂慮：萬一有一天我們早走，小中一個人多可憐。」

剛剛有點猶豫，最後的答案仍是否定。

「暫時緩一緩吧！」

「我都已經三十五了，要生就得趁早，如果不是爸媽搬來住，我早在一年前就計畫生老二了。」

「對！我就是為爸媽考慮，才說要緩一緩。妳以為他們真的很快樂？我們可以很心安理得嗎？妳沒瞧見？那次回來，媽不是在偷偷擦眼淚？如果我們現在再添一個寶寶，就是擺明不要他們回來。」

結婚這麼多年，剛剛從來沒說過這樣的重語。曼君真不甘心，原來做妻子的再怎麼努力，都敵不過丈夫的媽媽。

「你就光為老人家想，為什麼不替下一代著想？」

「我們給孩子夠多了，給爸媽的呢？十分之一不到。而且，他們年紀大了，還有多少日子讓我們侍奉？」

曼君自認盡心盡力，忍不住全力反擊：

「你只曉得你的爸媽，為什麼不想想我媽？總之，做女人就是不值得。」

剛剛辯不過曼君，默默敗下陣來。曼君並沒有獲勝的快感，靜下來時，剛剛的話總是隱隱刺著她的心。

×××

×××

×××

本來是打定主意，再也不找媽訴苦，受不過心裏的煎熬，終究還是打電話過去，接的是么妹：

「媽胃出血，住院了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妳為什麼不早說？」

么妹答得理直氣壯：

「媽交代不准說的，星期天她痛得最厲害時，妳又不在家。後來，她穩下來了，妳忙著上班，媽說妳知道也是瞎操心，硬不讓我說。」

曼君丟下電話，匆匆忙忙往醫院跑。才一個星期不見，媽整個人瘦了一圈，臉上無一絲血色。曼君拉著媽的手，忍不住哭了起來，媽拍拍曼君：

「傻瓜！過兩天就出院啦！有什麼好哭的？媽什麼時候騙過妳？」

從小，只要有媽媽在，心裏自然有安全感，曼君也相信媽不會欺騙自己，可是，爸從發病到去世，前後不到三個月，剎那間天崩地裂的打擊，至今年夜夢迴，仍叫曼君嚇出一身冷汗。

眼看媽一天一天消瘦，曼君隱約有股不祥的預感。聽太多胃痛診斷出胃癌的病例，曼君每天都活在恐懼裏。

在面前不敢說，只有背地裏流淚。明明知道曼君的心情不好，星期日都是自己帶小中上山。曼君擔心婆婆誤會，再三叮嚀明明：

「你一定要告訴媽，我媽病了，我才不能去看他們。」

明明轉達曼君的苦衷，也捎回來公婆的問候。媽問起公婆的近況，明明答得含含糊糊：

「還不錯。」

倒是小中的嘴巴快，他拉著曼君衣角，眼淚都快掉下來：

「媽，吳爺爺死掉了。」

曼君忌諱聽死，忙捂住小中的嘴，却又忍不住訝異：

「怎麼會呢？上回見到他，不是還硬朗得很？」

「上個禮拜跌一跤，骨盆裂了，送到醫院動手術，年紀太大，畢竟是經不起折磨。」

那麼好的老人，竟然說走就走了。曼君不僅對生命感到無力，也擔心公婆的心情。在養老院見到的沒有生，只有死，他們能承受的了嗎？逼著明明問，他總算說實話：

「爸媽的心情很不好，媽一天沒說上兩句話，爸幫忙張羅，可能是太累了，有一點小感冒。」

「有沒有去看醫生？」

「院裏有現成的醫生，不過，心情不好，病就好得比較慢。」

曼君默默不語。媽突然說：

「快把他們接回來吧！」

媽的提醒，正是這幾個月來，曼君心底掙扎的聲音。曼君望一望明明，明明正用渴求的眼神看她，曼君知道：只要自己點頭，又將回到那步步為營的日子，長短是個未知數，也許三年五載，也許三月五月，甚至也可能三天五天：

「媽，是她堅持要去的，也許他們在那兒比較愉快，他們從來沒說要回來住。」

曼君不敢抬頭正視媽，却瞞不過老人家：

「當然要由妳開口，婆婆不可能求妳的。」

曼君心裏仍有些害怕：

「如果我請她回來，她會接受嗎？」

「當然會，妳記得嗎？大一那年，妳在地下道碰見一個殘障的青年……」

十幾年前的事了，經媽提起，又清楚回到眼前，那個人坐著輪椅，輪椅停在地下道，他把雙手微微抖著：

「買張獎券吧！愛國又發財。」

第一個念頭是：沒多少錢了，該省著點用。硬著心腸走過去，快步衝上地下道時，一股強烈的自責感襲來。為了要不要折回去買獎券，曼君猶豫許久，這回不是為錢，而是怕刻意回去，會傷害那人的自尊。

最後是折回去了，那人老遠露出笑容：

「小姐，謝謝您！祝你發財。」

曼君眼前浮起那年輕人憨厚的笑容。是啊！當年有勇氣折回去，為什麼今天却怯弱了？

最後的檢驗報告出來，確定媽的病已無大礙。曼君急急忙忙上山，經過媽這場大病，真是唯恐晚做一步，將會終身遺憾。對婆婆提出接她回家的要求，婆婆仍是客氣：

「在這兒也挺好的，回去又是麻煩你們。」

曼君說得十分誠懇：

「您花多少心血才把剛剛帶大，我們怎會嫌麻煩呢？我們已經找好一樓的房子，請您回去一道住，您不也常說嗎？人多一點，家裏才會旺。」

婆婆綻出笑容，連連點頭。剛剛立刻收拾東西，左右鄰居聽說，都趕來相送。這會兒，曼君聽到的才是真心話：

「你們好福氣，搬回去一家子團聚。唉！這裏好是好，哪比得上家裏溫暖。」

收拾好下山，才中午時分。車子轉個彎，公公指著兩旁的樹說：

「山中無日月，寒盡不知年。你瞧！新芽都冒出來啦！」

曼君指給婆婆看。婆婆貼著玻璃細瞧，臉上溢滿璀璨的笑容：

「是啊！春天來了。」